今天：由「意大利」玩到「西班牙」

孫博士約富邦媽吃下午茶，電話說有小學同窗白卡，忽想起取到語學院拿程同報名表，送來者共五份，幸而放在手提公事包中，忙取一份出來，其餘交波姬保管，我寫字樓即岳老助學基金香港辦事處也。富白卡她們不知我去東京，便用公司封裝了，到富邦媽時，小翠同富白卡皆著青藍短褲，大大的上裝奇形一紅一粉色的外披，配得前天在東京見過，而香港已經上市。我將大信封交富白卡：「放好，昨天收到的語校章程。」孫博士問：「你去澳玩這麼多天？」我道：「遇上打風，禮拜一回來的。」小翠問我可見過這種西班牙裝沒有，我說：「畫報上見過——一陣玩了兩年意大利花樣，一陣又玩西班牙了，其實全是日本商人在導演，時裝雜誌電視收廣告費！」富白卡坦出雪白上半「奶槽」——「乳溝」來，掛一串珊瑚項鏈，不是化學，而是真的！她說：「朵娜姐姐送我配這套新裝的。」

孫博士約富邦媽吃下午茶，電話說有小學同窗白卡，忽想起取到語學院拿程同報名表，送來者共五份，幸而放在手提公事包中，忙取一份出來，其餘交波姬保管，我寫字樓即岳老助學基金香港辦事處也。富白卡她們不知我去東京，便用公司封裝了，到富邦媽時，小翠同富白卡皆著青藍短褲，大大的上裝奇形一紅一粉色的外披，配得前天在東京見過，而香港已經上市。我將大信封交富白卡：「放好，昨天收到的語校章程。」孫博士問：「你去澳玩這麼多天？」我道：「遇上打風，禮拜一回來的。」小翠問我可見過這種西班牙裝沒有，我說：「畫報上見過——一陣玩了兩年意大利花樣，一陣又玩西班牙了，其實全是日本商人在導演，時裝雜誌電視收廣告費！」富白卡坦出雪白上半「奶槽」——「乳溝」來，掛一串珊瑚項鏈，不是化學，而是真的！她說：「朵娜姐姐送我配這套新裝的。」

記日紀經書生

文田孝寿・黃鳳・篇

退港即一連兩日金價升起，波姬見我回來，便說：「報載南非將禁金出口，以抵抗制裁，我看論利息，時候又到了。」我昨天立刻將萬元換「五〇五」之日圓，通通改了入金，而將小周之美元也用一半買金，一半計入日圓存欵。不意今日金價上兩又起七十九元。購入不是硬買，而是「做金子」放過。散工後，即返「家」，小二連來三封信，說：「打電話只為念事，現在起，一禮拜只打兩次電話。」我立刻打電話，問她八月中秋，怎樣安排？她說：「中秋在港台兩地，天氣都還是熱。」

「只有北京、東京到中秋，天氣舒服之至，尤其北京。那你不如來香港，我們一同乘港京直飛航機，去頤和園賞月吧？」

「你想得好！倒不是北京東京的問題，好多人回了大陸——利用香港搭橋，探親之後，回了台灣，也沒有事！爸爸媽媽不許，是為了婚期以前，不能跟你雙雙旅行呀！」

「昨晚你我不是在講橋上拍了拖麼？」她大笑。放下電話，心神不定，覺得小二到底有教育——止於「克斯」，碰也不許碰一下。明天上午去車行，訂的「八十齡」吉普車已付運，不日即到，運入內地。晴中派人查訪，但錢貨兩交後，法律上我們公司不能干涉。

一〇八：鬆弛神經

一個人最緊要係精力，兩樣都出埋，邊有精力，打擂台。」

碧琪曰：「但我信醫學家分析，覺得有道理。」

杜德曰：「阿碧，你係女仔，點會知咁多嘅。」

碧琪曰：「都話睇書嘅，佢估係三步不出閨門時代乎？」

杜德曰：「係啫，但我不信鬼佬說話，你有冇聽過一滴精千滴血？」

碧琪曰：「好心你嘛，信咁嘅嘢！」

杜德曰：「我講嘅，眞係太過消耗精力嘅！」

碧琪曰：「德哥，我給你以前一定試過。」

杜德忙曰：「有呀，我有試過嘅！」

碧琪曰：「眞者乎？德哥，不過，我都信你嘅。」

杜德曰：「你信就好咯，我講眞個句。」

碧琪在佢耳邊，細細聲曰：「德哥呀，你會不會笑我係蛟婆嘅？」

杜德曰：「我不信，講嘅，你中毒就眞。」

杜德曰：「我個師傅都咁講。」

碧琪曰：「我睇過不少運動書籍，本本都話咁做可以鬆弛身心，有一些運動員更認為可以提高成績。」

杜德曰：「我亦睇過，不過我認為亂嘅。」

碧琪曰：「醫學家証明有害而且有益，點會亂嘅。」

杜德曰：「我不信，要係精力，邊有精力，打擂台。」

碧琪曰：「舒服嘅嘢，然否？咁即是鬆弛神經。」

杜德一怔，曰：「點解你會咁說？」

碧琪曰：「好簡單，我見你練拳太辛苦，應該鬆弛一下至係，否則好易鞠躬，人地寫你好咋！」

杜德曰：「似是而非喲，不過，這味嘅好傷身。」

碧琪曰：「亂嘅，你中毒就眞。」

杜德曰：「我個師傅都咁講。」

碧琪曰：「我睇過不少運動書籍，本本都話咁做可以鬆弛身心，有一些運動員更認為可以提高成績。」

杜德曰：「我亦睇過，不過我認為亂嘅。」

碧琪曰：「醫學家証明有害而且有益，點會亂嘅。」

杜德曰：「我不信，

一〇八：自認美艷女鬼

「世間很多事有時不到你不相信的，」李小姐又冷笑起來，「我是鬼不是人，遲些你就會明白了。」

「根本不必等遲些，現在就已經明白了，因為世間上根本沒有鬼！」唐大衞却固執地說，「而且，鬼有鬼的特徵，但你沒有，却只有仙女的特徵，那麼，又怎會令我相信呢？」

「仙女特徵？什麼是仙女特徵？你說說看，讓我開開眼界。」她眨眨眼睛，露出狡獪的神色，「但我可以大胆說一句，任何人也不能說清楚仙女有什麼特徵，因為實正的仙女，誰也沒有見過，正如你所說，誰也沒有見過眞正的鬼一樣，那麼，又何來特徵？」

「……」唐大衞登時說不出話，只得苦笑起來。

「我說得對吧？大衞，你不必恭維我自問並非很漂亮，也許只是你心理上覺得我很漂亮，但我也是感激的。」

「陰陽之間」畫華

「唐大衞登時說不出話，只得苦笑起來。

「我說得對吧？大衞，你不必恭維我自問並非很漂亮，也許只是你心理上覺得我很漂亮，但我也是感激的。」

仙女，誰也沒有見過，正如你所說，誰也沒有見過眞正的鬼一樣，那麼，又何來特徵？」

「……」唐大衞登時說不出話，只得苦笑起來。

「我說得對吧？大衞，你不必恭維我自問並非很漂亮，也許只是你心理上覺得我很漂亮，但我也是感激的。」

二三八：蘇小梅

蘇小梅，一個不錯的已上岸水上結緣。

曾在理工學院攻讀設計。畢業後，在灣仔一家廣告設計公司做事。後來，聽嬸丈、姨媽的安排擺佈，進入船廠做船的設計繪圖師助理。

做廣告設計繪圖，和船的設計繪圖，根本是兩回事。但她在學院學設計時，什麼都學到，只是不那麼精巧就是。

進入船廠後，表姊歡蘭指點她，金火更全心全意教她。很快便上手，而且幹得有成績。而船廠的設計師，亦甚重視她。

蘇小梅，他們曾當面細對面談地跟她談過。

她喜歡這個從野島來的壯碩青年。

她偏服他在船廠的工作能力、智慧，以及本領。

她感激他的一心一意教導自己。

因此，明知自己讀造船廠辦公樓房，是跟表姊爭風奪愛，她也樂意。

還有個追求自己的對象。他就是譚偉，同在理工學院學設計，比她早一屆畢業，在廣告公司做設計師。偉，過去經常來鴨脷洲她爸爸開的店子找她。兩人有過往來。自從答應姨丈、姨媽做他的信任，以迄到佔得他錢財的目的，薛雲英對丈夫會糾相當還就、溫順不能滿足她時，她就和伙記利彪勾搭上。

這時，報復的火苗開始在她心中燃燒起來了，週旋在兩個男人之間，她有一種說不出的滿足感。

最後，柯潛死了，薛雲英也順理成章地得到了柯家的財產，又打贏了和翠兒及阿康的官司，但是，她的日子並不就這樣平靜下來，她頻頻發惡夢，頻頻見「鬼」——見到柯潛，也見到他的前妻鄭蘭，他們都來找她，要活生生地把她扼死！

他們也來報復啊！

二一一：報復

她想——男人都不是好東西！

男人不是把女人當作奴隸，當作工具，就是當作玩弄、洩慾的對象。男人並不眞正地把女人當作伴侶、當作人看待。

幾千年、幾百年來，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屬品，什麼男女平等，婦解運動，都是開玩笑，女人永遠在被男人踐踏着！

不行，女人必須向男人報復！把他們對待女人的手段，同樣地用在他們身上。——薛雲英在心中對自己說。……

辦完了母親的後事，薛雲英重新同時裝店去當售貨員。但是，她並非打算安安份份地做一世女售貨員，向男人報復的火苗仍然潛伏在她心中。

首先，她要賺錢，要維持生活，同時，也得等待時機。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她認識了鄭居的柯潛，看中了他那間雜貨店，認為這是一個良機，立即纏住他，終於成為柯潛的新太太。

為了得到柯潛的信任，以迄到佔得他錢財的目的，薛雲英對丈夫會糾相當還就、溫順不能滿足她時，她就和伙記利彪勾搭上。

這時，報復的火苗開始在她心中燃燒起來了，週旋在兩個男人之間，她有一種說不出的滿足感。

最後，柯潛死了，薛雲英也順理成章地得到了柯家的財產，又打贏了和翠兒及阿康的官司，但是，她的日子並不就這樣平靜下來，她頻頻發惡夢，頻頻見「鬼」——見到柯潛，也見到他的前妻鄭蘭，他們都來找她，要活生生地把她扼死！

他們也來報復啊！

二一一：報復

她想——男人都不是好東西！

男人不是把女人當作奴隸，當作工具，就是當作玩弄、洩慾的對象。男人並不眞正地把女人當作伴侶、當作人看待。

幾千年、幾百年來，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屬品，什麼男女平等，婦解運動，都是開玩笑，女人永遠在被男人踐踏着！

不行，女人必須向男人報復！把他們對待女人的手段，同樣地用在他們身上。——薛雲英在心中對自己說。……

辦完了母親的後事，薛雲英重新同時裝店去當售貨員。但是，她並非打算安安份份地做一世女售貨員，向男人報復的火苗仍然潛伏在她心中。

首先，她要賺錢，要維持生活，同時，也得等待時機。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她認識了鄭居的柯潛，看中了他那間雜貨店，認為這是一個良機，立即纏住他，終於成為柯潛的新太太。

為了得到柯潛的信任，以迄到佔得他錢財的目的，薛雲英對丈夫會糾相當還就、溫順不能滿足她時，她就和伙記利彪勾搭上。

這時，報復的火苗開始在她心中燃燒起來了，週旋在兩個男人之間，她有一種說不出的滿足感。

最後，柯潛死了，薛雲英也順理成章地得到了柯家的財產，又打贏了和翠兒及阿康的官司，但是，她的日子並不就這樣平靜下來，她頻頻發惡夢，頻頻見「鬼」——見到柯潛，也見到他的前妻鄭蘭，他們都來找她，要活生生地把她扼死！

他們也來報復啊！

二二八：蘇小梅

蘇小梅，一個不錯的已上岸水上結緣。

曾在理工學院攻讀設計。畢業後，在灣仔一家廣告設計公司做事。後來，聽嬸丈、姨媽的安排擺佈，進入船廠做船的設計繪圖師助理。

做廣告設計繪圖，和船的設計繪圖，根本是兩回事。但她在學院學設計時，什麼都學到，只是不那麼精巧就是。

進入船廠後，表姊歡蘭指點她，金火更全心全意教她。很快便上手，而且幹得有成績。而船廠的設計師，亦甚重視她。

蘇小梅，他們曾當面細對面談地跟她談過。

她喜歡這個從野島來的壯碩青年。

她偏服他在船廠的工作能力、智慧，以及本領。

她感激他的一心一意教導自己。

因此，明知自己讀造船廠辦公樓房，是跟表姊爭風奪愛，她也樂意。

還有個追求自己的對象。他就是譚偉，同在理工學院學設計，比她早一屆畢業，在廣告公司做設計師。偉，過去經常來鴨脷洲她爸爸開的店子找她。兩人有過往來。自從答應姨丈、姨媽做他